

國學十典

冊六



孟子

國學十典

孟子

方勇譯注

中華書局

前言

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今山東鄒縣）人，生卒年不詳，大約晚於孔子百年左右。漢人趙岐在《孟子章句》題辭中說，孟子是春秋時期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代。孟子與孔子的孫子子思有著較深的淵源，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就把孟軻和子思列為一派，後來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說他「受業子思之門人」，趙岐則直接認為孟子的老師就是子思。可見，孟子的學說一定與子思有某種關係。孟子博學多聞，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後授徒講學，帶領學生先後遊說齊、宋、魯、滕、梁等國，並一度做過齊宣王的客卿，力主正人心而存仁義，法先王而行王道，但終因其言「迂遠而闊於事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不為統治者所用，後回到鄒國，「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同上）。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學說，被後人尊封為「亞聖」，人們習慣上把他和孔子合稱為「孔孟」。《孟子》一書，內容豐富，涉及政治、哲學、倫理、經濟、教育、文藝等多個方面，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

性善論是孟子哲學思想的核心。春秋戰國時代，社會上展開了對人性問題的大討論。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的說法，通過與告子對人性問題的辯難，提出了自己的人性理論。告子認為人性無善無不善，與仁義沒有聯繫。他舉例說人性像杞柳，仁義就像用它編成的柶棬，把人性當作仁義，就像把杞柳看成是柶棬一樣；又說人性像湍水，在哪邊決口就向哪邊流。他把人性看作人或動物的本能或欲望，提出了「生之謂性」和「食、色，性也」的命題。孟子則不同意告子的說法，認為人與動物有著本質的區別，人不但有口腹衣食之欲，更重要的是人有善良的本性（以上見《告子上》）。孟子通過「孺子將入於井」的故事，說明人與生俱有「四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沒有這「四心」，人便同禽獸無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在這四種美好的心理感情基礎之上，人們產生了仁、義、禮、智等道德意識的萌芽，這就是「四端」。「惻隱之

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這「四端」也是先天就有的，「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所以孟子認為人的善性是與生俱來的，不是後天形成的，但這「四端」僅僅為人們提供了嚮善的可能性，人們只有不斷擴充、培養這些善端，纔能成為具有仁、義、禮、智等道德意識的完人，「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以上見《公孫丑上》）。孟子進而認為，人們通過不斷培養、擴充自己的善心，就可以把握自己的善性，從而能夠瞭解天命了，「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心上》）。這樣，孟子就把心、性、天三者統一了起來，所以他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同上），即達到了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了。同時，孟子認為如果人們不去擴充和培養這些善端，就會失去善心，為此他提出了「反求諸己」、「求其放心」等方法，來尋求在各種誘惑下失去了的善心。總之，孟子賦予了人性以先天的道德內容，認為人性本來是善的，但由於後天的環境影響，人們漸漸失去了善心，所以人們要不斷地加強自我修養和學習，找回失去的「良知」。孟子的性善說對後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同時也引起了一些學者的反對，荀子就曾高舉「性惡論」的大旗，對其「性善論」給予了猛烈的抨擊。

在性善論的基礎之上，孟子提出了他的政治思想。他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公孫丑上》）不忍人之心即善心，行不忍人之政，就是實行仁政。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對孔子仁學觀念的豐富和發展。孟子在時代風雲的變化中，深刻地感受到了人民羣衆的力量。他說：「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盡心下》）人民是諸侯國的三寶之一，如果不加重視，禍必殃身。在繼承前人民本思想的基礎上，孟子大膽提出了民貴君輕的口號，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同上），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君放在最後一位。孟子特別強調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國君，應該以國人的意志和利益為轉移，「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離婁上》），做到「樂民之樂」、「憂民之憂」，並認為國君如果有大過，可以被撤換，甚至可以大膽

地說殘暴的君主根本不配稱君。當時有人認為湯武革命是「臣弑其君」，孟子反駁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

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梁惠王下》）把商紂王稱為「一夫」，對君權進行大膽挑戰，可謂震古鑠今。在治國方面，孟子主張法先王，倣法古代聖王的治國經驗，實行王道，反對霸道，建立一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的大一統社會，「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同上），「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公孫丑上》）。為此他提出實行「制民之產」的經濟政策，即實行井田制，使農民有一定的土地和財產，解決他們的溫飽問題。同時要減輕人民的賦稅和商人的關稅，促進農業生產和商業貿易。孟子還特別強調要「謹庠序之教」（《梁惠王上》），普及學校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的仁政思想無疑帶有較強的人性化色彩，具有時代的進步意義，但終因過於理想化，不免有些「迂遠而闕於事情」，所以不為統治者所用。

孟子的人格論在先秦諸子中獨具魅力，對後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儒家特別重視自身的道德修養，強調個體的精神價值和社會價值，重視人格的獨立和社會責任感。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孟子在孔子這種人格精神基礎之上，展開了對人格的高揚。首先他提出了養氣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公孫丑上》）。認為這種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與道和義相配合，所以不會氣餒。一個人有了這種浩然之氣，就會產生浩然正氣，形成崇高的氣節和偉大的人格，巍然屹立於天地之間。孟子強調，一個人不管得志與否，都要堅定信仰，奉行大道，並能經受住各種考驗，「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這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不僅在權勢面前不會低頭，「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盡心下》），而且會以天下為己任，能夠自負地說：「夫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公孫丑下》）孟子這種捨我其誰的精神，正是建立在浩然之氣的偉大人格基礎之上的。有了這種偉大的人格，所以面對生與死的抉擇，纔會以身殉道，做到「舍生取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告子上》）。孟子的這種偉大人格，早已積澱在華夏民族文化心理中，感染、熏陶著億萬中國人。特别是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涌現出了無數具有民族氣節的有骨氣的英雄，他們繼承了孟子的人格精神，是真正的「中國的脊梁」（魯迅語）。直到今天，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身上還流淌著孟子的這種血液。

在文藝思想方面，孟子有著獨到的見解。孟子時代，人們雖然還沒有文學觀念和文學作品的概念，但對藝術作品的特徵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特別是對《詩》的理解上，不像前人那樣只重視其歷史文獻價值和社會意義，而開始關注其文學意義。孟子雖然沒有甚麼系統的文學理論，但他在如何讀《詩》和如何理解《詩》的看法上，創造性地提出了兩條重要的原則，對後世文學批評影響頗大。首先，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說。他說：「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萬章上》）就是說讀《詩》要懂得《詩》所特有的藝術特徵，不能死掘字眼，只從字詞表面的意思來理解，而誤解全句的意思，也不能因為個別詞句而曲解詩人所表達的思想。讀者要通過閱讀作品，深入到詩人的內心世界，來探求作者的創作意圖。「以意逆志」說要求讀者對藝術作品不能只作一般概念性的理解，而要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和主觀感受，通過想象、體驗、理解等活動，把握詩人的思想感情，與詩人的意旨相契合。他雖然是在說詩，卻說出了與藝術欣賞同樣的道理。孟子還提出了「知人論世」的讀書方法。他說：「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萬章下》）這本來是論述交友之道的，卻完全適用於文學批評。在他看來，閱讀古人的作品，就要瞭解作者的思想、生平，只有深入地瞭解其人，纔能更好地分析、理解他的作品，而要瞭解其人，必須「論其世」，瞭解他的生活背景、當時的社會風俗以及政治經濟狀況等對他的影響，只有知其人又論其世，纔能瞭解作品的真正意義。孟子論詩的這兩條原則為後世文學批評和文學欣賞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至今仍受到重視。此外，孟子的「知言養氣」說雖然是講道德修養的，但後人將其用於文論中，演變出了文氣論等重要的文學理論，對中國古典文論有著深遠的影響。

孟子散文的藝術成就令人矚目。《孟子》雖然和《論語》一樣大都是語錄體，但不像《論語》那樣多是簡短的獨白式的

對話，而形成了篇幅較長的相互對話的形式，其文大都有一定的議題，結構較完整，論辯能力強，有向專題論說文過渡的趨勢。與《論語》雍容紆徐的風格不同，孟文感情充沛，氣勢雄健，辭鋒犀利，鋒芒畢露，猶如江河直下，所向披靡。蘇洵說：「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上歐陽內翰第一書》）孟文的氣勢是先秦其他諸子不可比擬的，這與孟子本人的性格有密切關係。孟子是一個信念堅定、嫉惡如讎、剛直不阿的人。他關心人民疾苦，具有以天下爲己任的胸懷和捨我其誰的抱負，不爲權勢所迫，不爲富貴所誘，浩然之氣充於一身，所以其文雄健渾厚，性格鮮明，氣勢磅礴。孟文的論辯藝術堪稱典範。孟子是公認的善辯之人，他自己也說：「我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其論辯技巧十分高明。他善於掌握對方心理，或因勢利導，侃侃而談；或欲擒故縱，引人入彀，窮追猛打，步步緊逼。如《梁惠王上》中的「齊桓晉文之事」一章，逼問得齊桓公無言以對，「顧左右而言他」，就是典型的例子。「孟子長於比喻」（趙岐語），在孟文中，比喻俯拾皆是，大量比喻的運用，使文章生動活潑，妙趣橫生。孟子善於根據談話對象和內容的不同而設喻，如對好戰的梁惠王以戰喻，對好樂的齊宣王以樂喻，貼切自然而又有啓發性。有時孟子還運用一些光怪陸離的故事進行設喻，吸引對方以達到教育對方的目的。孟文中的寓言饒有趣味，引人入勝。與前人相比，孟子寓言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節也較爲完整，雖然數量不多，但寓意深刻，形象鮮明，有較強的文學色彩。如《離婁下》中「齊人有一妻一妾」的寓言故事，取材生活，情節曲折，敘事生動，富有戲劇性。此外，孟子的語言簡潔明瞭，通俗易懂，質樸自然，正如清人劉熙載所說：「孟子之文，至簡至易，如舟師執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費力者不覺自屈。」（《藝概·文概》）孟子的散文對後世影響很大，韓愈、柳宗元、蘇洵、王安石等古文家都深愛《孟子》，他們的文章都帶有孟文的風格。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其地位在死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並非很高。直至唐韓愈《原道》中提出「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的說法，把孟子視爲先秦儒家中惟一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方纔逐漸上昇。北宋神宗熙寧四

年，《孟子》一書首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元豐六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為「鄒國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廟。以後《孟子》一書昇格為儒家經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與《大學》、《中庸》、《論語》合為「四書」，其實際地位更在「五經」之上。元朝至順元年，孟子被加封為「亞聖公」，以後就稱為「亞聖」，地位僅次於孔子。

《孟子》一書的作者尚無定論，至少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為孟軻自著，此說來自漢代趙岐的《孟子章句》題辭；二為弟子輯成，此說來自唐代韓愈的《答張籍書》；三為師生合著，最早的說法來自《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現多認為第三種說法較為可信，但是不論其作者為何人，《孟子》都是我們今天探尋孟子思想乃至儒家思想的重要依據。歷代《孟子》的注本很多，東漢趙岐的《孟子章句》、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人焦循的《孟子正義》等，都是很有影響的注本。

本次譯注以中華書局一九五四年版一九八六年北京第五次印刷《諸子集成》所收焦循的《孟子正義》為底本，並充分借鑒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學術成果。博士生高正偉、彭鴻程協助了本書的撰寫和校對工作。限於學力和見解，難免有不當之處，懇請方家、讀者批評指正。

方 勇

二〇一三年六月於上海

目錄

冊一

梁惠王上 凡七章

梁惠王下 凡十六章

公孫丑上 凡九章

公孫丑下 凡十四章

冊二

滕文公上 凡五章

滕文公下 凡十章

離婁上 凡二十八章

離婁下 凡三十三章

萬章上 凡九章

冊三

萬章下 凡九章

告子上 凡二十章

告子下 凡十六章

盡心上 凡四十六章

一

一二

二五

三六

四八

六〇

七二

八四

九六

一〇七

一一八

一二九

一四一

盡心下 凡三十八章

一五五

梁惠王上 凡七章

【題解】

《孟子》共有七個部分，每部分分上下篇。它雖然成書於戰國時期，卻倣照《論語》，以每部分第一章中的前兩三個字爲名。

《梁惠王上》共七章，通過孟子與梁惠王、梁襄王和齊宣王的對話，初步論述了他本人的仁政觀點。「仁」在孔子之前就包含了很多內涵，孔子進一步把它完善，希望使之成爲全社會最高的道德標準。他說仁者愛人，又把仁解釋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愛人、忠恕、推己及人，三者構成了孔子仁學的基本內容。孟子以孔子的私淑弟子自命，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仁學，把它運用到自己的政治學說中，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並爲之奮鬥終生。《梁惠王上》涉及了仁政的幾個方面，即仁義與利的關係，仁政與真正的快樂的關係，仁政與治國的關係，以及仁政與富國強兵、統一天下的關係。孟子以爲，秉著以民爲本的思想，施以仁政，國家進入的是一種良性的發展，它不僅施惠於百姓，更能在各個方面使國家達到良好的平衡與和諧，從而獲得高於一般的利與益。孟子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重溫此言，千載之下，仍透著不可輕視的睿智。

在談話中，孟子顯示了極高的談話技巧，無論是梁惠王還是其子梁襄王，抑或是齊宣王，他都能抓住其要害，把他們的注意力引向「仁政」。或避重就輕，或正反對比，或類比推理，或層層推進，把自己的仁政觀點在行雲流水般的談話中闡述得一清二楚。特別是與齊宣王的對話，更是被後世的評論家所推崇。

一·一 孟子見梁惠王「一」。王曰：「叟「三」，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

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三〕}。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四〕}：『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五〕}：『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六〕}，而國危矣！萬乘之國^{〔七〕}，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八〕}；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九〕}，不奪不饜^{〔十〕}。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十一〕}，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十二〕}。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注釋】

〔一〕梁惠王：即魏惠王，惠是其謚號，後遷都大梁，故又稱梁惠王。

〔二〕叟：對長者的尊稱。

〔三〕亦：只。

〔四〕大夫：古代官職。夏、商、周三代分卿、大夫、士三個等級。

〔五〕士庶人：士和庶人。庶人，老百姓。

〔六〕交：互相。徵：取。

〔七〕乘（shèng）：古代一輛戰車為一乘。

〔八〕弑（shì）：古時下殺上、卑殺尊叫弑。家：有封地采邑的公卿大夫。

〔九〕苟：如果。

〔十〕饜（yàn）：滿足。

〔十一〕遺：拋棄。

「十二」後：朱熹注：「後，不急也。」

【譯文】

孟子拜見梁惠王。惠王說：「老先生，您不辭勞苦遠道而來，將會爲我國帶來甚麼利益嗎？」

孟子回答說：「大王，您爲甚麼一定要說利呢？只要仁義就够了。國君說：『怎樣使我的國家獲利呢？』大夫說：『怎樣使我家獲利呢？』士和百姓說：『怎樣使自己獲利呢？』上上下下互相爭私逐利，那麼國家就危險了。擁有萬輛戰車的國家，殺死它國君的一定是擁有千輛戰車的諸侯；擁有千輛戰車的國家，殺死它國君的一定是擁有百輛戰車的卿大夫。一萬輛戰車中，諸侯擁有一千輛；一千輛戰車中，大夫擁有一百輛，不能算不多了。如果輕仁義而重私利，那大夫不把國君的全部財產奪去，就永遠不會滿足。從來沒有重仁的人拋棄他父母的，從來沒有重義的人怠慢他君主的。大王您只講仁義就够了，爲甚麼一定要講利呢？」

一·二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二〕}，顧鴻雁麋鹿^{〔三〕}，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三〕}，經之營之^{〔四〕}。庶民攻之^{〔五〕}，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六〕}，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七〕}。麋鹿濯濯^{〔八〕}，白鳥鶴鶴^{〔九〕}。王在靈沼，於物魚躍^{〔十〕}。』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鰲。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十一〕}：『時日害喪^{〔十二〕}？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注釋】

〔一〕沼：水池。

〔二〕鴻：大雁。麋：一種似鹿的哺乳動物，也叫四不像。

〔三〕經：測量。

〔四〕營：謀劃。

〔五〕攻：建造。

〔六〕亟：急。

〔七〕鹿(you)：母鹿。攸：所。伏：朱熹注：「安其所不驚動也。」

〔八〕濯濯：肥胖的樣子。

〔九〕鶴鶴：潔白的樣子。

〔十〕物(wu)：滿。

〔十一〕《湯誓》：《尚書》篇名，商湯討伐夏桀的誓師詞。

〔十二〕時：是，這。害：通「曷」，何。

【譯文】

孟子拜見梁惠王。惠王站在池沼邊，望著鴻雁鹿羣，說：「有賢德的人也以此為樂嗎？」

孟子回答說：「只有有賢德的人纔能享受這種快樂。沒有賢德的人即使有這個也享受不到這種快樂。《詩》上

說：『靈臺剛籌造，經營又經營。百姓齊努力，很快便完成。王說不著急，百姓踴躍來。王到靈苑中，母鹿不驚動。母

鹿肥又壯，白鳥多漂亮。王到靈沼上，滿池魚歡跳。』文王雖然用百姓的力量來築臺挖池，百姓卻非常高興，稱王的臺為

靈臺，稱王的沼爲靈沼，還高興那裏有那麼多的麋鹿和魚鱉。古時的君王和百姓一同快樂，所以能够感到快樂。而《湯誓》上說：『這個太陽（夏桀）甚麼時候滅亡？我寧願和你一同滅亡！』百姓恨他到這種程度，即使有高臺深池、奇鳥異獸，他還能獨自享受嗎？」

一·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一〕}，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二〕}，請以戰喻。填然鼓之^{〔三〕}，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四〕}，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五〕}，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六〕}，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七〕}。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八〕}，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九〕}，申之以孝悌之義^{〔十〕}，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十一〕}。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十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十三〕}，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十四〕}；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注釋】

〔一〕凶：荒年。

〔二〕好(hào)：喜歡。

〔三〕填然：形容鼓聲。鼓：動詞，擊鼓。古時兵以鼓進，以金退。

〔四〕兵：兵器。走：逃跑。

〔五〕直：只不過。

〔六〕數罟(cù gǔ)：數，密。罟，魚網。洿(wū)：大。

〔七〕憾：恨。

〔八〕豚(tún)：小猪。彘(zhì)：猪。

〔九〕庠(xiāng)序：古時的學校，商朝叫庠，周朝叫序。

〔十〕申：反復陳述。孝：善事父母為孝。悌(tì)：善事兄長為悌。

〔十一〕頒白：頭髮半白。頒，通「斑」。

〔十二〕黎民：百姓。

〔十三〕檢：制約。

〔十四〕塗：同「途」，道路。莩(piǎo)：餓死的人。發：開倉賑糧。

【譯文】

梁惠王說：「我對於國家，已經盡心盡力了。河內地方遇到了災荒，我便把那裏的一部分百姓遷到河東，還把河東的一部分糧食運到河內。河東遇災也是如此。看看鄰國的政治，沒有比我更用心的了。但鄰國的百姓不因此減少，我的百姓

也沒有增加，爲甚麼呢？」

孟子回答說：「大王喜歡戰爭，那就讓我拿戰爭來打個比方吧。戰鼓鑼鑼敲響，兵刃相交，丟下盔甲拖著兵器就逃跑，有的一口氣跑了百步停下來，有的跑了五十步停下來。如果跑五十步的士兵譏笑跑一百步的士兵，怎麼樣？」

惠王說：「不行。只不過沒有跑到百步，同樣也是逃跑。」

孟子說：「大王如果懂得這個道理，就不要希望您的百姓比鄰國多了。不違背農時，糧食就喫不完。細密的魚網不到池沼，魚鱉就喫不完。斧頭按時間進入山林，木材也用不完。糧食和魚鱉喫不完，木材也用不完，就能使百姓養生送死沒有甚麼不滿。百姓養生送死沒有甚麼不滿，這就是王道的開始。在五畝宅田中種上桑樹，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就可以穿上絲襖了。雞狗猪等家畜，不要錯過它們的繁殖時期，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喫上肉了。百餘畝的田地，不要妨礙它的生產，幾口人的家庭就可以喫飽了。用心辦好學校教育，反復地強調孝順長輩、善事兄長的道理，頭髮花白的老人就不會用肩背、用頭頂地走在路上了。七十歲以上的老人穿絲喫肉，老百姓不挨餓不受凍，還不能稱王於天下的，是從來沒有過的。猪狗喫了百姓的糧食卻不加制止，路上有餓死的人卻不開倉救濟，百姓死了，竟然說：『這不是我的緣故，年歲不好。』這和用刀把人殺死卻說：『不關我的事，是兵器殺的。』有甚麼不同呢？大王若不歸罪年成不好，這樣，天下的百姓都會紛紛到您這兒來了。」

一·四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二〕}。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三〕}，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